

明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建文帝至
儲居濟倉

陳銘粹擊
內宮

黃淮致仕
南海獻麒麟
濟農倉

編壬子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今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五月至武昌荊州府公安縣。五月至武昌八月遊天台。倉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今富民廩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月詔釋故城縣丞陳銘罪復其官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盡收所差內官資素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編癸丑八年春正月少保大學士黃淮致仕淮辭歸上宴之於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秋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者四景星見。冬十一月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

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時植時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貧民不知饑

編甲寅九年夏五月建文帝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冬十二月有僧自陳脩寺能延聖壽詔斥之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

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數也

編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時年九歲。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翌日上崩太子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封弟祁鈺王為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復入閣參預機務

三月建文帝往粵西編夏六月葬景陵編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制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召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道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顯去最之紀廣者

月監易知錄
卷四
明宣宗

宦官專政自此始
五人先朝所簡

嘗以衛卒守居庸。見上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帝暨諸大臣皆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五

明紀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辟。又在位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

始設提學
帝閱武將
臺

編丙辰。英宗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詔開經筵。大學士楊士奇。楊溥。知經筵事。**編**夏四月。始設提學。南北兩歲。御史各一員。各省提督學政。不許撫按侵越。**編**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見上**編**冬十月。帝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驍勇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嘉。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驍。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

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

土龍禱雨
之謠

編丁巳二年。春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編**夏六月。京師旱。時御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喚。不知所起。後有監國即位及復辟之事。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即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編**秋九月。召溫州府。屬浙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

建文帝復
往粵西

編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復往粵西。

楊士奇贈
沈鍾詩

編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蘇州府知府沈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編**鍾考滿當代。軍民詣闕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宋趙抃諡清獻。仁宗朝知成都府。以一琴一鶴自隨。七邑重逢張益州。宋張詠。太宗朝知益州。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從永

建文帝被執赴京師

四人竟是我輩人

吳亮忠義程濟方終臣職

王佑無鬚

薛瑄不肯屈王振

興寧真宗朝復自承興徒和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詣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僧及建文帝被執赴京師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今廣西恩縣知府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恩縣民府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宗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去聲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謂士奇及楊榮楊溥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方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亦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楊秋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人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師命御史廷鞠菊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墓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今河南開封府禹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建文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邪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鵝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拘地狗銬泰之乃云非是邪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數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莫西山不封不樹

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翁所無免安敢有聞者鄙之秋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瑄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謁薛少卿二楊士奇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已意賢至

作三殿成

我獨不可一生

吳中妻

王振殺劉球

劉球銜頸
屹立不動

朝房璽璫言璫曰厚德李賢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

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璫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恨也之編冬十月作奉天護身華蓋三殿

成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外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

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感然乃命開中華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編十

一月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著有思庵集性理全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龍等書

壬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卒中中以國子生累官至尚書性貪鄙其妻其嚴正一日迎誥其妻

呼子宣之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邪是翰林代草邪曰亦翰林代草耳數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

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惠怒恨也強笑容而已編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編冬十月太

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阼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士奇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

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懼矣編十二月太監王振矯

詔以徐晞為兵部尚書

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吻訓詔求直言下侍講劉球獄殺之編球素為王振所憾錦衣指揮彭德清球

鄉人也往來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至是球應詔上言十事德清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

講疏之三章言別賢否以清正士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

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枝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

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銀入立不動編下大理寺少卿薛瑄

獄尋除名放歸田里璫素不為王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其夫都御史王文完問已誣服璫辨其冤屢駁還之文詔事振謂之嗾數御史劾璫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

毒其夫都御史王文完問已誣服璫辨其冤屢駁還之文詔事振謂之嗾數御史劾璫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

薛瑄在獄

王振老僕

王偉殺李時勉

石大用被李時勉

李賢請重脩大學

下張需獄

于謙撫梁

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免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魚初瑄既論死子過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成贖父罪不許將決振老僕泣於甕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卿人也因述其生平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凡利太師順甯王脫歡見上卷卒子也先嗣自脫歡并吞諸部勢浸強威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編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振嘗詣監街恨也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察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某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本私家用矯旨令荷校振也肆諸成均五帝太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室長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編立妃錢氏為皇后

編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大學成帝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見二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其於大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至是成編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夏四月以翰林院學士陳循直文淵閣與機務

師諡文貞人稱西楊編乙丑十年秋七月下霸州順天府直隸知州張需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譖王振遂被逮順天府直隸楚幾死順天府直隸誅戍邊併坐鐸私舉下於獄

編丙寅十一年春三月敗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少卿尋復命巡撫謙撫梁河南山西十餘年懼

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言忤振意以為謙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編秋七月少師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諡文定人稱南陽

羅亨信請
備邊

也先進馬

三殿復災

山移平地
白毛遍生

也先大舉
入寇

王振主親
征

編丁卯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宣府同僉都御史羅亨信奏請增置城衛以備邊不報亨信上言。凡刺也先專候
禦端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在我為要在彼。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鄒荒楚畏王振
不敢主議遂寢不行編以于謙為兵部侍郎編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全宣府
編戊辰十三年春二月脩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脩之費巨萬壯麗
甲於京都上臨幸焉

編己巳十四年春二月反刺也先遣使進馬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
報遂失和好去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
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親意也先益愧忿謀寇大同今山西**編**夏六月謹身奉天華蓋三殿復災丙辰夜雷電
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恨愈甚且譁
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
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十餘戶又掘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生
荆棘高二尺始下詔赦天下編秋七月凡刺也先大舉入寇帝下詔親征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理漢語
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也先命妻子南歸皆重遣有難色理怒曰爾不速去不欲作中國婦邪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
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
行王振勸上親征從之編車駕發京師命弟郕王祁鈺居中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并舉朝震駭命太師

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從吏部尚書王直
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在直隸順
城名在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之糧僵屍滿路寇亦伴避誘師深入編八月車駕至大同下詔班師師至大同

王振
黑雲軍營

土木之變

那顏

王振又欲進兵北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并涼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織，傘字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朱瑄、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執決不可行。」

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車駕至土木，大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擁以去。大同總兵郭登告曹鼐等：「車駕入宣從紫荆關，在大同府。」

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木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庚申，還未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鵠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來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補平聲去懷來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載衣物車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楚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顧去聲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富敵衝，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士成，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為言。上遂召曹鼐、草較與和，遣二通事與非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敵奮長刀以砍，砍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籍死敵野塞川。官侍虎賁矢破體如蝟，位○戰類編身有刺如栗房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張輔、鄺楚、王佐、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莊，新去聲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其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則眾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要用此人在旁，推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實雖天有

樊忠推王振

郭登高識

郭登謀奪駕

天意

子謙見帝泣言

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眾皆曰。者猶華言然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編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那王為輔。代總國政。編籍王振家族誅之。編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樺槌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那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密。聲切也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而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編皇太后以子謙為兵部尚書。編也先擁帝至大同。尋復擁帝去。也先擁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帝。都督郭登開門不納。帝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甯伯劉葵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既既。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給臺上聲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帝還。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也。先擁帝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帝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帝始入也先營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止。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驪。雞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沙漠之北。北流沙曰漠。供新水。勞苦備至。編皇太后命那王即帝位。羣臣奉表勸進。編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那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勸勉進上尊號也王再辭讓。眾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編九月也先遣使來。編使言欲送帝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絲幣二百匹。賜也先。編那王即皇帝位。遂尊帝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編也先復遣使致書。也先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

也先披上
皇入寇

于謙抗疏
諫還都

急焚各處
寫票

于謙以忠
義諭三軍

石亨敗敵

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設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屬順天府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今在官者悉詣闕文，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嘉納之。編以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編出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編亨有威望，方面巨軀，賢垂至膝，初協守萬全。見上坐不救來興，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編冬十月也先披上皇與可汗。見上卷脫脫不花寇紫荆關，京師戒嚴。編先是太監喜富故鞬韉也，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見上朝野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瑄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瑄問計，瑄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蓄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瑄妄言當斬。金英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還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募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濟乎。聲盜糧且獨不見宋半駝院岡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高不軍抵汴城據半駝岡積粟盡為所眾皆是之編也先軍圍京師，石亨等擊却之也。先北遁。編也先長馳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錢湯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如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謙率先士卒躬擐甲，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喜富嘆數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莫敢出。乃以通政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上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救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宋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也。崇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楊洪援兵至，軍聲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敵中堅，所向披靡。震懾

加于謙少保

天意有在

喜冒伏誅

于謙陳和議

明金史卷五十五

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來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槍火箭殺傷其眾於是也先氣稍沮于謙使謀之今謀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之十一月京師解嚴罷兵曰解嚴楊洪等班師還京封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尋值聖節也先上壽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其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稅亦當進一言銘時時設諭慰上皇勿憂或成疾編十二月尊皇太后孫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景皇帝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泰皇太后命即帝位在位七年而崩

編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上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編瓦剌兵入朔州屬山西大同府大同總兵郭登擊走之紀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追奔四十里奪回人口牛馬軍器以萬計提聞進封登定襄伯編二月叛臣喜甯伏誅甯教也先獲

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甯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甯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計磐解彼股骨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叅將楊俊出與甯飲城下磐抱甯大呼俊縱兵遂縛甯送京誅之也先聞甯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寇編大同叅將許貴請遣使與瓦剌脩好不許

貴請遣使腆奉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斂痕入聲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

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斂痕入聲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

也先始謀
歸太上

王直乞遣
使迎復上
皇

王直面赤
厲聲

璽書不及
迎復上皇
意

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生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也曹之臣而妄靡退怯當
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至始謀歸太上矣編
秋七月也先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齎書來請和詔遣禮部右侍郎李實等齎報之也先以和議不成命其知
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會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允次日上御文華殿
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怪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
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等等強樹馬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
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為備且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
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宋恭宗朝元伯顏軍逼京城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乞降伯顏欲富弼宋仁宗朝契丹王耶律宗
富弼樞密直學士齋書報之爭眾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在禮科都給
事中上命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
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齋璽書以行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
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北行編李實等解歸實等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
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氈毼吹去帳服食飲皆羶扇平聲羊乳酪乳漿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枝肘衣彬暨
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
二三大臣上皇曰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實等因問上皇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
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
待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存輩無所用
之每遣使南朝今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盛言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

臣來實等遂辭歸。脫不花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請和。詔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李實未至京。會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奏請遣使奉迎。文武大臣上疏懇請遣使。皆不許。上問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對曰：「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上曰：「待楊善歸再議。」八月。上皇還京師。帝送上皇居南宮。鮑楊善等至也。先營也。先見善等。其喜甚。因請上皇還京。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反覆辯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再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乃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也。先令善坐。上皇曰：「從大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送至野狐嶺。慟哭良久。始別去。乃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注未定。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避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冬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編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宏巡撫江淮諸郡。時淮徐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竝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為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徐大饑。驚曰：「奈何。」後得竝奏。大喜曰：「好御史。」

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編**秋七月。詔擇顏子孟子後裔一人。並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編**冬十月。以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金英東宮生。日之對。

萬里外有此忠臣。

何文淵易儲詒辭。

庚莊應詔上書。

編士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編**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府守備都指揮黃珣宏者。思明今廣西土知府。珣度兄也。珣老子鈞。襲知府。珣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珣家。支解珣父子。納囊中。瘞埋也後。圖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珣懼。乃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珣罪。子官都督。尚書胡濙侍即薛瑄鄭餘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錯愕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署議。於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珣奏是。詔從之。**編**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編**后太子生母也。**編**冬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編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吏部尚書何文淵罷。**編**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編**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編**有貞初名理。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悵惘。陳循教之更名。無使內臣習知。庶朝廷忘其議。而薦可行也。遂更名。乃有是命。**編**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編**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積雪恒陰。詔求直言。**編**夏四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料莊應詔上書。不報。**編**莊言。上皇被留北庭。陛下屢降詔書。以變靈未復為意。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論推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

下章 綸鍾
同獄

楊其 上書
于謙

伐南城樹

遣大監視
于謙疾

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以為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心矣。不報。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侍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題妻也。之。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脩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膚。鍾同先亦有言。故并逮。見二。之。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屬江南。廬州府知州。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珣。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請給事中徐正成。恕鐵嶺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屬山東。兗州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巨。頗可也。不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乙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秋。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編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編夏。五月。帝遣大監興安舒良視少保于謙疾。謙以疾在告。上遣安良視之。見謙自奉儉。相與數息。因以聞。上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給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以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滬。為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有言謙柄用過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

此等人可尋一個來換于謙衆皆默然

英宗睿皇帝

許彬舉徐有貞徐有貞南宮復辟之謀

丁丑英宗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目興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自太后迎取襄王名瞻塔宣宗弟世子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耶維楨集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違其意不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祝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學士蕭鏊鏊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貞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為早擇疏進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軌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覽乾象墮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十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薄也南宮毀垣壞門而入亨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上皇登輿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禁遂并奉天殿登御坐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促入賀

殺于謙

以意欲二
字成獄

朕心有所
不忍

百官震駭。乃就班賀。景帝聞鍾聲大驚。聞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鏊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王下獄。命副都御

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

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嗟歎良久。遂有是擢。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先是城下之役。見上石亨功

不如謙而得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

石亨。亨聞。恚其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左右諭之

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數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

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

謙曾有功。有貞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

邊。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謙死

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為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

督張軫為太平侯。張軫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世襲。論隨駕功。擢哈銘表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召庚。莊于定。美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陰其子入太學。一月。皇太后詔廢景泰帝仍為郕王。尋

薨。太后諭郕王歸西內。廢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號。郕

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出左都御史蕭維貞於南京。召南京副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巡撫陝西。副都

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二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編襄王瞻。塔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

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